

五倫書

十三之十五

卷	之	十三	十四	十五
善行		養老	知人	用賢
		崇儒	求賢	
		興學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八	漢
函	三	五	書
一	三	七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99 (5)
函號	299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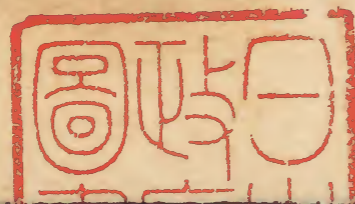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五倫書卷之十三

君道

御寶 善行

養老

有禮氏深衣而養老養國老於上座養庶老於下座用燕

身后氏燕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用饗
禮

殷人縞衣而養老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用食禮
成周玄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稟
燕夏饗殷食之禮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淺草文庫

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警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詔從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怨政九十者其家不後政警亦如之

文王爲西伯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殖其妻子使養其老五七非帛不暖七七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餓文王之民無凍餓之老者此之謂也○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漢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賜物及當稟鬻粟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番夫令史致二千石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者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

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宣帝地節三年二月詔賜高年帛後以鳳凰神爵集其露降賜天下高年帛

平帝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終其身

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桓榮為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二老服絺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帝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帝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

公設几九鄉正履帝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音祝饗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通供禮亦如之明日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章帝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章和元年七月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

賑護寡獨稱朕意焉○李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
國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以老歸第國家
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禮詔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
臚卿游明根並明允誠素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
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明根以七十
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
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祖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
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禮畢賜步輦一乘詔
三老上公祿五更元卿俸供養終身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帝親幸
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帝迎拜門屏間三老各拜訖升
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帝跪設醬豆親自祖割
三老食訖帝復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禮成而出○建
德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
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駭彼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
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霑邑
里

唐太宗貞觀元年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
歲加板授三年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
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十一年車駕在洛陽幸

甄權宅禮高年也權穎川人精曉藥術為天下之最時
 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
 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所經
 州縣賜高年粟帛十月次營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賜
 繒帛綾錦

高宗顯慶三年賜民八十以上糴衾粟帛五年民年八
 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醕三日婦人八十以上版授
 郡君賜糴衾粟帛麟德二年賜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
 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
 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君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

問百年蓋皇王之勸入教黎庶之為子朕寅奉休曆祗

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於郊視念其將智左傳

及之禮記內則凡養尤重乞言老三王有乞言俾伸恩於几杖期布

惠於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

司准式天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遂德便設酒食一准

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于其家○十一年正月

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賜物五段版授

上縣令賜緋婦人版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七段版

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版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

版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版授郡夫人

肅宗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

侍老版授太守縣令仍各賜物五段

德宗貞元五年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事蕭建為秘書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後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歸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昕等始也

宋太祖時廬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其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即瓊厚賜之授永鄆陵令給俸以終養

太宗端拱四年詔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加賜塗金帶再遣使賜孤老貧窮人千錢及米炭

真宗幸河北賜京城父老衣帛至澶州賜父老錦袍茶帛又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元成宗詔賜天下高年帛八十人一匹九十人二匹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親年七十別無侍丁者從近遷除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緇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國朝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農憂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氣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

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
 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片九十以上歲加
 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
 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
 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屬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
 朕命申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群臣並入朝參觀其步
 趨之艱難朕所不忍自今令朔望朝見任事者不在此
 例○永樂元年九月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

良通政司右通政丘顯俱以年老賜誥勅令致仕陞辭

命賜宴復賜鈔為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老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其優

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加宴資令歸用全始

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在軍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毋或

不及

崇儒

商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列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敬不飽也

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漢高祖十二年冬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文帝時天下亡治書者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致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晁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

武帝時御史大夫倪寬有俊才初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實問下篇擢為中大夫其後詔求為韓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

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帝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即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適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帝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即選即十人從受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為師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

五倫書 卷之三

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帝好
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
得帝意○初元四年詔博士弟子毋置負以廣學者帝
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禹薛廣德常
玄成匡衡迭為宰相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
術通明居四輔職年耆有疾冷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錢
賜太師蠶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坐置凡太師用秋
明帝時九江人鮑駿上書言丁鴻經學至行帝其賢之
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令
車與博士同禮○永平十五年東巡適魯幸孔子宅祠

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
自制五經要說章句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其後帝親
於辟雍自講所制五經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帝謂郁
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子幾人能
傳學郁四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兒子一人學方起帝曰
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三代篤人教學為本漢
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又遠學不厭博
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建武中復置顏
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

藝也○元和二年春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祚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

和帝永元十三年春帝因朝會幸東觀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

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遂還京師幸太學

三國漢昭烈初定成都于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

魏文帝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其外廣為室屋以

居學者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以闕里往經寇亂黽校殘毀命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先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享祀魯郡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并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行幸魯城親祀孔子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詔充州為孔子起園柏修節墳壟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

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無於國者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大學可並配享廟堂

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太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以李嶠宗楚客趙彥昭常嗣立為太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岑義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帝元且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黎園並渭水後除則賜細柳園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

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歎慕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為文宣王衣衾寬二京及州縣學孔子皆南向十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皆贈爵有差

德宗素尚文雅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者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

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金器銀蠶十數事留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拜孔子墓

宋太宗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魚後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得賢相如此因賜奭五品服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次兗州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近便十戶奉犖廟賜其家錢二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

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上肅揖
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理宗寶慶三年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
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
言入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叙言之甚詳朕讀之
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淳祐元年春正月下詔曰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
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

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旨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以示崇獎之意遂加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
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

遼義宗幼聰敏好學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
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其有大功德者朕欲祝
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帝曰孔子大聖
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
釋奠

金熙宗皇統元年三月戊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
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
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

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歷代史書或以夜繼日焉

元太宗初破汴梁用耶律楚材言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

五十一代孫元措命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

憲宗即位徵儒士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三代

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才將

以資其用也宜蠲其徭役以勸勉之帝問儒者何如平

鑿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伎得比帝曰善前此未

有告朕者遂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武宗即位加封孔子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

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

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仰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佑我皇元

仁宗以宋儒邵雍司馬光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

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英宗時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進宗儒真德秀大學

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後以大學

衍義頒賜群臣

國朝末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敕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

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帝之理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無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興學

五帝有成均之學

有虞氏太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

殷太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

周太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春夏學于大夏秋冬學于大冬皆於東序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于大司馬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漢武帝時文翁為蜀守起學宮成都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臨視稽式古典脩明禮樂文物煥然可觀仍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明帝永平二年御明堂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饗射

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別立學
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晉元帝時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
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帝信之
始立大學

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
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
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君
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

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
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幸
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
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增廣生員自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
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土番酋長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高宗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
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
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肅宗時蕭昉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宋太祖建隆二年冬十一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冷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

太宗端拱二年幸國子監時李覺為博士帝謁文宣王畢即詔覺令對御講書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帝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

帝大悅特贈帛百匹

真宗咸平二年秋七月甲辰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神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二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上舍之試學官不與考校其上舍命以官中第免禮部試下第免解試二年定國子生員取清要官親戚為之額二百人

徽宗崇寧元年詔曰學校崇則德業著德業著則風俗醇故教養人材為治世之急務除京師置外學待其歲

及升之太學○大觀二年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
備令其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
多寡惟常例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上賞之意其
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

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幸太學祇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
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學謁武成王廟監學
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理宗淳祐元年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
觴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
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

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
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太宗初入汴命脩太常禮樂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
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命大臣子孫執經講義俾
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於平陽由是文治
興焉

世祖既下江南時各郡教授悉以曠官罷御史中丞燕
商議中書省事葉李奏曰陛下混一區宇偃武脩文可
不作養人亦以弘治道今各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
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宮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
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帝可其奏○至元二十四

年葉李為尚書右丞復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曾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及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世祖皆從之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

國朝洪武二年十月

太祖皇帝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瀾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于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

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八年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羨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末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且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

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五倫書卷之十三

五倫書卷之十四

君道

御寶 善行

育才

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
 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

川董仲舒對策曰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帝善其對○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祿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

多文學之士矣

成帝綏和元年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唐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闕禮焉又勅州縣學生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郎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

宜追學生在館置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賈至為待郎進
言歲方艱歎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入自此始
宋仁宗慶曆三年詔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
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有司務先聲病
章句以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預焉士有純明
朴茂之美而無數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
肖之人雜而並進則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見焉此取士
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
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
後可求其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與簡程式則閑
博者可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無行舊式以

勉中人慎法細文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
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
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
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
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
條可為末式○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言通判陵州
孫復經為人師乃命與胡瑗同為直講既居太學其徒
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子弟七常居
四五隨才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遇之不
問可知為瑗弟子也
神宗熙寧三年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與能

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徇于
 文辭與古所謂三物實與九年大成亦已鑿矣今下郡
 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皆兩制兩省待制
 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四年冬十月立太學
 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
 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後異者為之試論策經
 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
 學時歲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
 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
 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
 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

齋舍掌事直廬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
 員率一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生員
 登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
 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
 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
 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官直講復薦之于中書奏
 除官

徽宗大觀二年詔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計十五年
 則五經皆通熙寧中進士以經術期之尚淺故止專一
 經今已三十餘年士益冒矣思得多聞博習之材而慮
 專門之流弊可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之兼經多者

計所多量立升進之法使天下全材具能得而進焉○
 政和五年詔曰學校以善養人設師儒建黌宇備膳羞
 教天下士十有二年道日益明士日益衆庶幾於古養
 士之額尚循前數有司拘以定額士遊學校外不被教
 養於學者尚多有之則野有遺材矣諸路學校額及百
 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下增一分之半即陝西
 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少者仰提舉學事司具可與
 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六年詔曰學校養士以待士
 之自得於先王之學非專於賓貢而已士牽於賓貢蔽
 於流俗故君尚秦漢隋唐而不見堯舜三代比閔時文
 觀其志趣率淺陋卑近無足取者先王之遺文具在讀

其書論其世可考而知士不務此而趨走逐末則朕稽
 參成周建立法度何賴焉其令太學辟雍提舉學事司
 自今有能博通詩書禮樂稽古明道見天地之大全者
 置之上等其人材技俗者不待考選校定之數且實狀
 以聞朕將不次而用之

國朝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
 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
 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
 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

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
 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
 特患在不學耳○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
 瑋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贊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
 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
 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
 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
 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
 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獲若則不待熟則無用且事

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樂
 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學士蕭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
 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
 選脩撰曾榮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
 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啟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
 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
 民倪維哲表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
 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

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
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
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且進不已未有
不成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
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
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
爾用不可自息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
年少願進學

太宗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
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入三錢
工部擇近第宅居之○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

卿陛辭

太宗諭之曰爲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
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
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
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
之曰卿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驕慢凶德
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爲
道里費

知入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遠象昧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裨文俞曰於縣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禹曰舜哉試叩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周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
長伯

列國晉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麇母隨而鳴西巴
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君下年召為太子傅
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
麇而不忍又焉忍吾子乎

漢高帝以韓信與曹參灌嬰俱擊魏帝問酈食其曰魏本
將誰也對曰柏直帝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請
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吾
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吾曹參吾無患
信等遂與魏戰大敗魏兵虜魏王約定魏地○呂后嘗
問帝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誰代之帝曰曹參
可問其次帝曰王陵可然陵少顛陳平可以助之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文帝時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
真可在將兵及景帝即位以亞夫為車騎將軍後吳楚
七國反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七國

皆平

景帝時挑侯劉舍免相竇太后數言宗屬魏其侯竇嬰
 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
 疑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而相建侯衛綰
 明帝時牟融爲大司農是時帝方勤萬機公卿朝會輒
 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
 能常歎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
 方重甚得大臣節

三國漢昭烈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
 加器異昭烈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
 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又遺衆議以謖統大
 衆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果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
 流涕而斬之○昭烈知劉巴之賢及成都時令軍中曰
 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亮亦數稱
 薦之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晉明帝時王導從兄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郡從
 弟子姪二十餘人每且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命
 還朝服道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逆
 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卿以百里之命是何
 言邪

隋文帝時薛世雄爲將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
 無犯帝嘉之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

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遂超拜右翊
衛將軍○辛亥之為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亥
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可無學亥之所
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

唐高祖時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長吏橫恣
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怠無逸專制方面及素不相協
者誣陷無逸與王世充蕭銑等交通帝皆審其詐曰無
逸在益州極為清正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又曰無逸
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搆扇
也所告者遂皆坐斬無逸既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
已朕之所悉比多諧訴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

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戒侍臣
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於決斷
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
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
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
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師道性行
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
還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
於朋友能自補闕亦可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

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其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自以來每試鞫大獄將有在使亦可以嘉之○帝嘗論將師謂左右曰當今名將惟李勣任城王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然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德宗時李藩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及召藩入見帝望見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

憲宗時斐度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募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被傷

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一鎮反則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其後賊果平多度之功也

宋太祖幸西都曹州人張齊賢以布衣條陳十策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太宗召李沆入為翰林學士後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可屬大任

真宗即位召王旦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且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于以私嘗奏事帝語左右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駐驢木

名時召楊延昭訪以邊事帝甚悅之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為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邊有父風深可嘉也又謂宰相曰延昭出跡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眾朕力為保庇以及於此既而選邊州守臣御筆錄示宰相命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

仁宗時范仲淹既坐貶朋黨論方興帝知仲淹之賢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唐介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帝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按具奏覆帝覽之果然○歐陽脩為諫官進朋黨論其言切直人視之如仇

主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高宗時趙鼎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帝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延通亦隸世忠軍帝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

元太祖定燕召見耶律楚材身長八尺美鬚宏聲太祖甚喜且見親用堯與西域人占月蝕西域人曰某夜月當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曰某夜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蝕太祖常指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國朝兵元年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
 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
 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
 除群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
 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
 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
 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
 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
 可以佐之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所用之才天
 若輔吾諸將足以與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求賢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帝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無哉帝
 曰兪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
 商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

高宗立思復與殷而未得其佐乃恭默思道夢帝與之
良窳高宗以夢所見視群臣皆非也乃使工畫其像徧
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是時說操版築既至高宗曰是
也遂以為相與論治道殷國大治

周文王初為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豎非熊非羆非
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於是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
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與子
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
為師

成王嗣位求忠臣輔助已為政乃作敬之詩有曰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作小毖之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

予芬發自求辛螯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予又集于蓼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須訓諸侯者樊穆仲
曰魯侯孝公王曰何以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
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于所問不犯所咨
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列國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
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
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
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
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

王倫書
江海不逆水流所以成高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躬
蕘言博謀也相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
而並至

燕昭王既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
與之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車之隗曰古之
人君有以千金使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
百金而還君怒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
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王遂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於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辛趨燕

漢高祖十一年思用賢者乃下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

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
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矣由進今吾以天
之靈賢士大夫之力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
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乎之矣而不與我共
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為
之駕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賞刑暴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
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
貢士蓋鮮故有斯詔○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
令列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
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未云有明
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
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殫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

術宜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丞相丙吉
病篤帝自臨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曰群
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帝固問吉頓首曰西
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
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
不寬太僕陳萬年事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
在臣右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及吉薨徵杜延年陳
萬年相繼為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君位皆稱職帝
稱吉為知人

光武建武七年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大赦天下三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

人遺請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茲勇足斷決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庶吏務實校試以職

三國漢昭烈屯新野訪士於徐庶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造亮凡三往乃見與論當世之務昭烈皆稱善由是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唐高祖武德五年詔曰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苟有才藝所貴適時察已登朝毋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司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具陳執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在兼納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帝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實無奇材異行帝曰前代明主

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
但患遺之不知爾德彞慙而退○三年詔曰白屋之內
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
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錄名狀與官
人同申○是年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帝謂玄齡如
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才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
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當奏者乃關僕射○十一年詔令河北淮南諸州長
官於所部之內精加訪採其有孝弟淳篤兼閑時務儒
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
字民并志行脩立為鄉里所推者舉送洛陽官各給傳

乘優禮發遣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以老病不堪入
朝者具以名聞庶巖先靡遺俊又可致務盡搜揚之道
稱朕意焉

高宗顯慶三年帝謂才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
用人多存形跡護避親知不能盡意其為不取昔祁奚
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
舉

玄宗開元十四年敕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
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
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
當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裒進

必加明罰○二十三年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餐寢頃雖
虛行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智
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及
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弟力由鄉閭推重者本州
刺史長官各以名聞○二十六年制曰朕之爵位唯待
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退迹尚慮遺才其
內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為儒首文
詞雅麗通於政術為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
加搜擇具以聞薦○二十九年詔曰士人蔽器衆何以
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
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限

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
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
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肅宗乾元元年詔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
儒周慎堪任東官官者務取實材不得虛薦
德宗貞元四年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
仕隱居巖穴孝弟力由聞於鄉里者所在長官具名聞
薦諸邑人中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者常參官各
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用之

宋太祖雍熙二年三月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
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第一人授

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爲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

真宗策貢士于崇政殿擢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晉天福中隨許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未之有也帝連三日臨軒初無倦色○景德二年增置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計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

仁宗慶曆四年以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

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貢于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衆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經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焉別頭試者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爲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卿鉅公皆由此選○嘉祐二年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於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迓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列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

禮部書

裁其數而屢舉之也下有司議成請易以間歲之法則
 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
 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
 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貢士諸科悉解舊額之
 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
 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
 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六年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時王介蘇軾蘇
 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後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

者豈乏才邪又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
 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
 脩趙鼎所舉者凡三十人
 高宗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
 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
 諸左右

金世宗思得賢才與圖至治一日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
 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
 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顧張汝霖曰若右丞相者
 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

不薦但無入爾帝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
 賢今天下之大豈無入材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
 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
 日帝又謂宰臣曰今之用入太拘資格如此何能得人
 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
 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邪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唐魏徵者有其
 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
 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宜撫河南帝
 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至元二十三
 年命侍御史程文海搜賢江南帝素聞葉李名諭文海

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敕集賢大學士阿魯渾徹
 里館于院中他日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且詢
 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
 坐錫宴命五日一名入議事

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
 然漢唐宋以來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
 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德行經術而後文
 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
 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

國朝洪武六年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

太祖皇帝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

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
 不足也而遲遲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
 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
 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
 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
 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十九
 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特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
 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
 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周於物
 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
 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
 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
 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
 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
 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
 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
 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
 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

而奉行スル者率多ク徼私ニ背公ニ或以賄賂ヲ舉レ或以親故ヲ舉レ所得實用ヲ不レ三四ニ政事何由ニ而理ス生民何由ニ而安ス自今必嚴舉ニ士連坐ノ之法庶得レ實材ヲ

五倫書卷之十四

五倫書卷之十五

君道

御寶 善行

用賢

黃帝得テ蚩尤ヲ明シ乎天道得テ太常ヲ而察シ乎地利得テ蒼龍ヲ而辯シ乎東方得テ祝融ヲ而辯シ乎南方得テ大封ヲ而辯シ乎西方得テ后土ヲ而辯シ乎北方得テ六相ヲ而天地治リ神明至ル

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音久魚開隤音久魚開檮音桃戡音桃

音大臨音龍降音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音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人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未之舉舜

既攝行舉八愷使王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商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
 俊克即後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初置一相以伊尹仲虺
 為之

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後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遘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脩和有夏亦惟有若
 魏叔有若閔夫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暨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成王以周公輔政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旁作穆穆迺術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忠祀王曰
 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康王以畢公保釐東郊曰惟公
 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
 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宣王元年以召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用樊侯仲山父
 尹吉父程伯休父魏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張
 仲之屬並為卿佐安集兆民是歲西戎殺秦仲王命南
 仲召虜方叔吉父征定西戎復先王境土王化復行號

稱中興

列國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罷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父朝廷之不洽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

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得賢也

威王與魏王會曰於郊魏王問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

時十一乘哉魏王慚不釋而去

秦穆公使賈人載蓋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
將軍至秦穆公觀蓋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除
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餘先後
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與語大悅而任之
以政

漢高帝既平楚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皆言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使入攻城畧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
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
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
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
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帝為趙王如意置驛相乃
徙御史大夫周昌為之既以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待璽御史趙堯曰無以易
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文帝時張繹之為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
之毋其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繹之言秦漢之間事秦
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繹之為謁者僕射帝幸

虎園就車召釋之駮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贊
言云宮帝拜為公車令

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聞河南丞黃霸持法平乃
召以為廷尉正數言疑獄庭中稱平

三國

漢昭烈既得益州大饗士卒自領別牧以諸葛亮為

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

雍為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

費觀等又璋之婚姻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

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

不競勸

晉武帝時并州刺史王廣言劉宣於帝帝召見嘉其占對

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

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

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

元帝始以琅邪王徙鎮建康吳人不附高祖三月上巳帝

觀禊乘有輿具威儀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顧榮

賀循視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顧榮賀循此

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

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

何也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各召見問以政

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在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

之務借使得失相半非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願
 陛下誠能擇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
 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貞觀五年詔百官言
 得失時馬周客中即將常何家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
 二十餘事皆當世所現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
 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問下省明年拜
 監察御史

玄宗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懼唯
 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瘵移告凡太政事帝必
 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

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述詔徙萬四方館日遣
 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
 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開元四年以廣州都
 督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命馳驛請闕道內侍將
 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
 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訪於帝帝差歎良久益重璟
 ○十三年十一月帝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
 懷州刺史王丘氣率之外一無他物魏州崔沔供張無
 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
 人或重擾則不足言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二人者不勞
 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泚曰此亦屢有以酒

五倫書
饒不豐誑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於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汚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
史○二十一年帝以蕭嵩韓休共輔政嵩實博多可休
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
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
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
下肥矣且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休
敷陳治道多訂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為社
稷計耳非為身也

代宗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綰性清簡儉素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左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
崔寬弟舍宏侈亟毀撤之帝方倚綰釐革弊政貪綰疾
卒帝痛之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德宗時陸贄為翰林學士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時謂之內相

憲宗每有詢訪於翰林學士李絳絳隨事補益所言無
不聽欲遂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
毀短帝乃黜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

文宗開成中以狄兼善為御史中丞帝曰御史中丞朝
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

兼謩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
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
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宣宗時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
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
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宋太祖謂宰相曰深巖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
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
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
為學士

太宗與重冠準嘗曰朕得冠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

也準為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帝謂宰相曰朕欲
擢用冠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以開封府推官上怒
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也宰相請用以為樞密直學士
帝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呂端為相清靜簡
易帝戒大臣凡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奏聞

真宗咸平初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以本官平章事
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兼契丹犯邊帝北幸命沆留守
京師肅然○畢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
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邪○王
且拜平章事兩府凡有大事帝曰曾與王且議否且以
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仁宗慶曆三年用諫官歐陽修之言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帝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上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呂夷簡為司徒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雖數為言者所誅帝眷倚不衰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不許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蘇之卿有文學何辭光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光趨出帝遣內臣至閣門強光受告拜而不受趣光入謝曰帝坐以待公光入至廷中以告置光懷中不得已乃受○召趙抃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帝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張方平代吳奎參知政事方平力辭帝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呂公著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末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

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
 哲宗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之上二月兩赴
 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彥博凝簡莊重顧盼有
 威事四朝更一府為將相五十餘年英傑之譽聞于四
 夷○元祐元年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
 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章
 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歡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帝
 獨委之當國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為起居郎帝曰近日除臺官外議
 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帝曰卿與王十朋皆
 朕親擢也○乾道三年虞允文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會吳玠卒議擇代帝諭允文曰吳玠既卒汪應辰
 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
 卿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
 依舊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為敷文閣待制兼侍讀推
 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
 所倚重遂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尋拜右丞相
 寧宗舊聞朱熹名恨不得熹為講官即召待制兼侍
 讀熹至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
 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
 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帝嘉納之熹辭待
 制帝手札印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半辭

以副朕崇有道之意

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二人入對
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
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
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延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
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
對言事剴切及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
嘉納之

元太祖命闡里畢與皇太弟國主分撥諸侯王城邑諭闡
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檝宜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
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裨大

臣分掌之太師阿海貝列諸大臣名帝曰朕有其人偶
忘姓名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檝
掌之

世祖至元初旭烈兀遣伯顏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
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
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至
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
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帝嘗命書記劉
秉忠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
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善之詔下之日綱舉目
張一時人才咸見錄用時秉忠猶未有官稱遂授光祿

大夫太保承預中書省事○至元十七年加寶默昭文館大學士默為入樂易平治未嘗評品人物與入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寶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寶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木子家丞王倚陞舜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脩潔人也左右皇子得入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二十八年帝欲用翰林學士丞肯不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

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雖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仁宗初即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後孟以貴戚近臣思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嘗因間請乞解罷政權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身自今其勿復言○帝責成監學拜劉賡為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吳澄為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

文宗天曆初開奎帝閣首擢楊僕斯為授經郎以教勸成大臣子孫帝有諮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帝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國朝吳元年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叅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

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適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是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今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太宗末樂六年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
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

命隨成國公理分務故武臣以為言

太宗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太宗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

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

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

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

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

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畜疑

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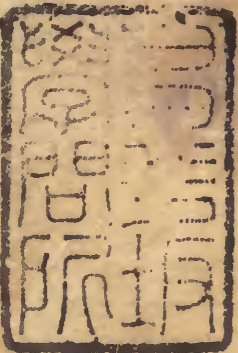
二月己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

或言宗在建文中為比平按察僉事嘗奏按察使陳瑛

受潛邸賞賜者

太宗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

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五倫書

卷之三

十四

大德...

